

“博学鸿词科”

□常跃强

结束了十年动乱，1977年恢复高考，那年我25岁。当时，我在山东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《广阔天地》编辑部当临时编辑。机会来了，我要去参加高考，领导找我谈话，说是准备给我转正，把我婉留下了。

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不久知青大批返城，我们这个小刊物岌岌可危，听说省知青办下一步也要撤。这对广大知青是福音，对我则意味着是一场空欢喜！我该怎么办？

因为特殊的原因，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离得很近。1978年的高考又来了，这是命运之神在敲门，我不能再放过这次机会了……

有一天，宣教处副处长兼《广阔天地》编辑部副主编梁超把我叫到他办公室，拿出来一份邓小平在高考会议上的讲话，说：邓副主席在高考讲话中指出，特殊人才可以随时发现随时录取，不受年龄、婚否、家庭出身等限制……

我是80后，是怎么也无法与饥饿联系起来的一代。可是，我整整饿了三年，是人生最为关键的高中三年。我就读的初中在镇里，收录了周围四五个村子的小学生。老师上课的前十分钟还在地里掘土，扔下镐头就赶往学校教书，裤腿上常常卷着泥土。市里为了照顾乡镇中学师资力量薄弱，每年允许一人在低于录取分数线100分内升入重点高中。很幸运，中考我考了学校里最高分，被择优录入。

升入高中后的第一次月考，整个高一年组22个班级，1400多人，我排第1380名，班级里倒数第二，倒数第一的那位据说他爹是某局局长。从初中时的最优学生到高中的最差学生，一落千丈的还有青春萌动期敏感的自尊心。祸不单行。高一放寒假的大年三十，父亲晕倒在去买年货的路上。我踉跄着把父亲背到了村诊所，拔

咱们知青办就按这一条来推荐你！这几天你抓紧把发表的作品收集全，赶快交上来！

交上作品不久，梁副处长通知我，说是省招办同意我上学了，但是得让我联系一个接收学校。我老家是聊城地区，聊城有个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，我想到那里去联系联系。

有的事很神奇，去聊城之前，我竟神使鬼差地到省知青办老顾问崔介家去了。老人爱读书，偶尔也爱写点古诗词，写了就抄一份给我。他古诗词功底很深，写得挺好，且特别认真，有时稿子交给我了，又忽然打来个电话，要我给他改动一个字，他这种精神，令我十分钦佩。

一见面，老人很热情，问我：听说你要上学去了？我说是，老人就笑了：你这是“博学鸿词科”喽！……清朝有个朱彝尊，就是“博学鸿词科”出身，后来做了翰林院的检讨，负责给皇帝写起居注，还充当日讲官。他的词写得

好，是个大词人，很有学问。

接下来，他很关切地问我：联系好哪个学校了吗？我说：还没哩，我准备明天去聊城，联系一下山师聊城分院。他说：庄子正不是在那里吗？给我写个信！

那当然好！当时感动得我眼睛发热。拿了信，谢过崔老，第二天我就去了聊城。

在山师聊城分院教务处，我见到了庄子正教务长，把信交给他。他看过之后，就把信给了教务处的其他同志，说：我的老领导荐来一个学生，你们商量商量吧！

说完，庄教务长就回避了。

后来，中文系主任、我后来的恩师韩立群先生就来了，他和教务处的老师们商量之后，让我到省招办去领入学通知书。

我当天返回济南，拿到了入学通知书，就到山师聊城分院中文系学习了，一学四年。入学不长时间，我的母校就改了名字，叫聊城师范学院，茅盾先生给题的校名。现在叫聊城大学。

与饥饿抗争的三年

□翔莺

我是80后，是怎么也无法与饥饿联系起来的一代。可是，我整整饿了三年，是人生最为关键的高中三年。

我就读的初中在镇里，收录了周围四五个村子的小学生。老师上课的前十分钟还在地里掘土，扔下镐头就赶往学校教书，裤腿上常常卷着泥土。市里为了照顾乡镇中学师资力量薄弱，每年允许一人在低于录取分数线100分内升入重点高中。很幸运，中考我考了学校里最高分，被择优录入。

升入高中后的第一次月考，整个高一年组22个班级，1400多人，我排第1380名，班级里倒数第二，倒数第一的那位据说他爹是某局局长。从初中时的最优学生到高中的最差学生，一落千丈的还有青春萌动期敏感的自尊心。祸不单行。高一放寒假的大年三十，父亲晕倒在去买年货的路上。我踉跄着把父亲背到了村诊所，拔

打了120急救车。我自七岁开始与父亲相依为命，这个年过得尤其孤寂清冷。治疗一段时间后，父亲被叔叔接回了千里之外的老家，继续后续治疗，留我一人孤独地在外省求学。临走前，父亲搂着我的头第一次痛哭流涕。

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，我把每个月的生活费控制在120元：早晨一碗粥

和一碟咸菜；中午、晚上各两个包子。

即使这样，生活费仍时常断流。

自从父亲回了老家，寄养在叔叔家里，婶婶竭尽全力地“包揽”了父亲的全部收入。汇款单总是拖延几个星期才到，为此我常常要掰着手指头算，口袋里的钱怎样花才能多支撑几天，迫不得已时我只得向同学借钱，甚至想过要到学校对面的餐馆里打工，但是高中学习时间紧张，没容得我实施这一计划。

在别的同学被父母的关爱和各种补品眷宠的时候，我只在高三的

最后一个月买了一箱巧克力奶，是一种很浓稠的奶制品，20袋18元钱，可以让我在半夜学习的时候填一下肚子。

苦难作用于人身上会产生巨大的能量，有的人是爆炸式的喷发，有的人是沉陷于谷底的毁灭。我属于前者。为了父亲的眼泪，从一千三百多名到一千名，再到八百多名，我忍着饥饿，像蜗牛一样，努力地爬着。

高考最后一科综合考试结束后，我和两个好朋友挥霍了一把，第一次花两元钱买了一串臭豆腐和一块菠萝。那天的余晖金灿灿，从教学楼的楼顶一直射到了我的脸庞。

高考成绩出来后，我在班级排名第八，年级二百多。我知道这不是一个辉煌的成绩，但却是一个蜕变的历程。

打包了行李，我回到了父亲身边，怀揣着省下的六百块钱和一封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。

十年未磨剑

□张树亭

1977年10月的一天晚上，我与妻子、孩子正在村北的地瓜地里切摆地瓜干，村中老槐树上的大喇叭突然广播了“国家决定恢复高考”的新闻。刚听到时半信半疑，待仔细听完后，才确信不疑。当时的心情是又惊又喜又惧：惊的是这一天终于来了，喜的是命运转折有了希望，惧的自然是我拿什么资本去应试？

我当时正在公社中学任民办教师。学校领导与教学组的同事都很支持我参加高考，要我教完课即可备考复习，不必再参加学校的一些“活动”。可是，复习什么又如何复习呢？手头无一点复习资料，甚至连个复习提纲也没有，且在周边也无从找到。所以在一个多月的所谓“备考复习”时间里，我几乎都是在“打坐”冥想十多年前高中学过的各科知识。这种漫无边际的胡想乱忆真如老虎吃天瞎子摸路，其效果可想而知。所以愈是接近考期，我是愈心慌、沮丧、畏惧，以致12月初萌生了“算了”的念头。此时，多亏几位同事热情的鼓励：就凭你的“老底儿”，问题也不会太大。

考场设在我所任教的公社中学里：文、理科考场各两个，约120名考

生，大多是“文革”牌，属于“老三届”的甚少。考生凭准考证进入考场，依照排号坐定后，便静等那一“重要时刻”的到来。当监考王老师发下试卷后，我急促地从头至尾将全部试题粗览了一遍，心里顿时有了些“底儿”：所涉知识多不陌生，且多是初中阶段的……

心里有了“底儿”，也就不怎么慌了。我伏案做第一题“词语解释”：踌躇——犹豫不决；再接再厉——继续努力……“古文翻译”是《鹬蚌相争》：初中课文，虽时隔十多年，但还能背诵；作文是《难忘的一天》：从小学就练写的题目……

不知道两个小时是怎样过去的。第一场结束课间休息时，王老师对我说：“张老师，你保准能考上！你一个劲地写。”我说：“写的多不一定‘对’的多。”他说：“只要写，里面就有东西。你不知道，大多数考生几乎没有动笔，后来就光看你写。那些白卷，就是用‘皮笊篱’捞也捞不出个豆来……”大家一阵大笑。这时，一位考生问我：“张老师，那第一个‘解词’是什么？”我答：“踌躇，‘犹豫不决’的意思……”不少考生听到这，惊讶得眼睛睁得大大的。一位考生说：“张老

师，你真有学问，俺都不认识。俺看那两个字都有‘足’字旁，就解释成‘两个脚在地上踩了一个坑’……”

多年来，每逢有人高赞“77级”学子如何“了不起”时，我都会给其讲“踌躇”的故事，并告诉他：“实在没啥，那年，能认识‘踌躇’就能考上大学。”这当然有玩笑成分，但实际情况的确是：不是中第者太优秀了，而是普遍的太不优秀了。

其后数学卷、综合卷的试题，所涉知识也大多尚有印象。令我感受最深的是数学试题中的那道“定长篱笆围猪圈”的高分题，解该题须用初中所学的一个求最大值公式。人所共知，文、理科相比，理科知识，尤其是一些公式最易遗忘。但该公式我虽十多年来从未念及、使用过，而在关键时刻，脑子里竟神使鬼差地反应了出来……

“十年未磨剑，霜刃尚可试”。多年来，每当想起当年高考时面对考题时的情形，我都深深地敬佩、感谢“文革”前小、初、高等各教学阶段的老师的扎实教学：所教知识能让学生成长期记忆甚至终生不忘！

那年，我们公社共考取本科生2人：文、理各1人。我是其中的一位。

青未了·写作

| 济鲁晚报 | B03

【下期征文预告】 书店故事

命题说明：每座城市都有书店，每家书店都不缺少故事。一个在某个瞬间留住你的书店，伴随着打开的扉页，不会在记忆的时空中被删除，只会被转化成一种更美的存在。欢迎写下你与书店的故事，与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：1000字以内，文体不限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：qlwbxz@163.com

高考故事

高考时的小纸条

□樊磊

20年前，我上高三，喜欢班里的英语课代表。她成绩稳居前十名，是老师心中的骄傲；我成绩二十多名，是老师眼中的垃圾。也许是因为我过于自卑，从来没敢向她表白，甚至没传过一张小纸条。

那时7月高考。去县城考试，与她同在一个考场。刚进入考场，因为压力太大，我突然感到莫名的紧张，随即而来的是心慌、呕吐。蹲在考场外的楼梯口，变本加厉地呕吐，监考老师越是安慰“别紧张”，内心越是惊慌，有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。

感觉有人在轻轻地为我拍打着背，竟然是她。一如既往地相视一笑，霎时，惊慌的心竟然平静了下来。把我安顿好，她又偷偷往我手里塞了一张小纸条。

小纸条真的是很小，小得只能容得下两个字：“加油”！但我心里却说不出的激动与兴奋，幸福的感觉冲掉了当时的不安与紧张，一切趋于平静，整场考试内心强大到自己都不相信。

一起走出考场，她没有再安慰我，我也没有感谢她，仍然是淡淡的相视一笑，却是最坦然的心照不宣。

下午的政治考试前，她笑着把小纸条塞进我的手中，平淡的两个字“继续”是对我莫大的鼓舞。我把纸条放在我目光所及的地方，小小的纸条，驱散了最黑暗的阴霾，是我信心的源泉，是我坚持的动力，是给予我的最温暖的鼓励与支持。

接下来的数学、英语考试之前，她都会偷偷地塞给我一张小纸条，没有温馨的关怀，没有动人的话语，没有铿锵有力的激励，简单的两个字，却每次都给我勇气。

最可贵的是最后一场历史考试之前，没有收到她的纸条，我失落、伤心，回头看看她，依然是笑而不语，远远地指了指桌洞。翻了多遍，桌洞里确实没有纸条，但却有一片小小的冬青叶。这个调皮可爱的小创意惹得我笑个不停，回头仍是那默契的笑容。

看到成绩那一刻，我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从全班二十多名跃居到第八名。校长夸我是全校师生的“心灵鸡汤”，只有我知道，如果没有她的纸条，如果没有她的鼓励，我就永远是大家瞧不起的“泥巴汤”。

可惜她落榜了，甚至我还来不及说声“谢谢”，没有告白，没有告别，她悄无声息地选择了回老家复读。

那些洋溢着温情的小小纸条最终没长成情书的模样，它们只是那些清纯的彼此喜欢的短暂绽放。也许它会随着岁月发黄、变皱，但是我永不会遗忘，因为那曾是我信心的源泉，是我梦想的翅膀，是我青涩的爱情向往。

